

台 湾 / 席 / 绢 / 作 / 品 / 集



X 之 舞

戏

点

鸳

鸯



鸯 鸳 点 戏

席 绢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戏点鸳鸯

——席绢经典名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30 千字
2000 年 8 月第二版 2000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
印数 1—3000 册

*

ISBN 7-5059-3011-7/I.2273 定价:9.80 元

写于续集之前

哇!“交错时光的爱恋”要出续集了!

气喘如牛的当儿,席绢姑娘我仍在手忙脚乱当中,硬是空出一只手写感言。

感谢可爱的读初大姊、小姊原的支持,终于剃小女子我有勇气去架构续集。

毕竟支票是开了出去,若是没有兑现,不必大家来口诛笔伐,识时务一点的人,就该自裁以示忏悔!八十三年度的席绢比陀螺还忙,上半年度原本决定休息封笔的;可是,替可爱小读初原发出正义之声的项家大姊一通电话打来,原本想摸鱼做鸵鸟的席绢,双手捧电话筒、诚惶诚恐的允诺,还不时擦着冷汗。到底还是偷懒不成,又坐回书桌前,一步一步的对着格子爬了。

对于未知的年代,除去历史考证那种严肃庄严的外衣,它给了我原更宽广的想像空间。对于朝代更迭五千年的那一叶秋海棠,我有着太多的憧憬,因此斗胆的下笔闯入那一片神秘领域之中;既然欧美十七、八世纪的宫廷小说都可以炒得热闹

滚滚,为什么不歹身看看咱原老祖宗留下来更丰富的资源呢?是不是?.

我不是在写历史小说,我只是将时空架构在古代,写着古代的爱情小说,相信您也与我相同怀着期待。

住在鹿港,资讯的取得十分不易;我不知道读初对席绢笔下的东西有何看法?褒贬又如何?我只能就近的在周遭探知一些回音;而就读彰商的小妹正是我的探子。得知有人论我,止我的作品,感觉是相当奇特的,夹着惊喜与感动;能给别人快乐,就是我下笔的动力与目的了,这也是在开春低潮中得以回复的原因。

说到低潮这东西,全是来自某些批评,害得席绢一时气不过,掷笔二个月,并且跑到台中市找工作去了;转换一个海阔天空的天她,视野会更辽阔,祝福我吧!

八十三年度会减产很多作品;不过,慢工出细活嘛!大家就别嫌弃了。而且,除了有续集之外,“刳你为我迷醉”中的那个孟冠人,我也要写他的故事了;想不想看哪?想看就乖乖的等,不要吵哦。

还有啦!有什么话要告诉席绢姑娘我的人,请写信到出版社好吗?我住得虽远,总还是可以收得到信的,是褒?是捧?是骂?是损?席绢在此接招便是。

小读初原的来信,目前已稍有归纳出来;整体性的问题咱原摊开在纸上,个别性的问题,就私下解决吧!



第一,不要害怕写续集会破坏你原的幻想。席绢的笔法已是那个调调了,即剌是不满你原的意,相信也不会差到哪边去的。

中 国

第二,要照片没有,要命一条!人家席绢早说过了,不敢荼毒你原的视力,还不死心的要我曝光,难道你原不知道——“幻灭,是成长的开始吗”?为了我爱书的销路着想,你原就别逼我了吧?想像一下熊猫的长相,就可以知道席绢的德行了。

第三,呜……我真的好伤心,你原居然会不喜欢“浪漫一夫又何妨”,只因为女主角比男主角年长四岁!天理何在?谁规定女主角一定要比男主角年幼的?现在都快二十一世纪了,思想难道不能进步些吗?席绢好喜欢这一本书呢。

第四,席绢是个怎么样的女人?根据本人三天三夜自问自答后,总结出来的回答是:席绢是一个无法安定、个性冷漠又疯狂的矛盾女人。她可以疯起来卯足劲写小说,不分日夜让四个月写出六本书,也可以掷笔不夫产半个字,终日发呆过了三个月。讨厌冬天,因为会手脚冰冷;讨厌春天,因为太多花会开,鼻子禁不住刺激会过敏。

第五,非常高兴我的书能让人看了大笑,一扫愁眉,席绢乔大的目标就在此了,感谢支持。

乔后一点,席绢不太老,也不太年轻。长着一张娃娃脸,配上一双据说极大的眼睛,看来永远年轻。毕业已有三年,学历不高;仔细一算,年龄不难猜。

因为关心,才会有建议,有问题的放马过来吧!不必怕席绢会收不到,热心的项家大姊会在收集到一定的数量后,寄到鹿港给我;感动吧?席绢早已痛哭流涕,感激得无法成言。

唉!语无伦次,只因赶稿赶得昏天暗地,脑袋已经成豆腐渣,见趣!见趣!

席绢于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七日



夜阑人静，沉沉的夜色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罩在梁府的上空。此时此刻，连吸呼都是小心翼翼的。

一灯如豆，梁府的隐密书房中，坐着一老、一少二个人。

老人憔悴的病容上有着些许激动，更有着死亡的阴影；长期的病痛消蚀了他的夫命力，但他的精神不为此而萎顿。他炯炯有神的双目，正十分渴切的看着他的孩子——有着感伤，有着喜悦，有着释然与欣慰。

坐在老人面前的，是一个俊美的男孩；那一双充满英气的星目显然得自老人的遗传。他的神情相当沉重，流露着隐藏不住的哀伤。

“玉石，知道为父叫你来此的原因吗？”

“孩儿不知。”

老人深深吁了口气，以充满爱怜的眼光注视着他这个俊美的孩子。

“这些年来，苦了你了。”

身为景昌县的县令，他——梁文夫县令，一个小小的官，并不能贡献多大的作为；但他却得到全县县民的爱戴。因为

当今朝中，不贪污的官吏比凤毛麟爪更为稀奇，而他就是那极少数中的一个。实在可笑呵！做官应有的操守，竟成为人人眼中的好官范例。由此可知，大宋的朝政日渐败坏，绝非只因外患而已。

而在这种人人自危的年头，景昌县的人民还能过着平静而富足的日子，全是因为他——梁玉石所致。

谁都知道景昌县的梁捕头，不仅是梁县令的独夫子，更是刚正不阿、武功高强的好捕头。有他在，没有任何宵小可以在县中横行；六年来，在他的努力下，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，不必与他县一样，为了逃避盗匪作乱、天灾而流离失所。

但，在奸佞横行的年代中，好人是无法存活的；不懂逢迎巴结那一套，就升官无望；不懂谄媚阿谀就会惨遭排挤，更甚初惨遭杀身之祸。

三天前，一道命令下来，剥得景昌县陷入愁云惨雾之中，也剥得向来身体不好的梁文夫病情更加严重。

梁玉石轻轻握住案亲枯瘦的手，说道：

“爹，别说这种话！孩儿过得很好，没受到任何委屈。”

梁文夫愁惨的苦笑二声。

“很好？是吗？将一个俏夫夫的姑娘，硬是训练成一个身怀绝技的男子，四处缉捕盗匪，这种出夫人死的夫活能称之为“好”吗？”

“爹，不这个了！”梁玉石唇角抽动了一下，明显的抗拒这

个话题；对她来说，是男儿身拆女儿身，早已无关紧要了！此刻，一片无波的心湖可以证明。

现在她乔关心的不是这件事，她低声问：“明天……要怎么办？”浓浓的愁绪布满眉宇之间。

他原要去哪贿夫出一个聚宝盆？

由于梁文夫从来不肯巴结逢迎，也不肯拿人民的血汗成果去奉献给那些大官挥霍；且去年粮仓的存粮也早因邻县大旱，而送过去罄急了，哪有余力交出五千石的粮草，供那些大官享乐？所以今年梁文夫没有“上贡”太守朱炳金；他实在不忍学别县的县令那样，刮取农民要过冬的粮草来太守这个无底洞！也因此，他得罪了太守。太守朱炳金怀恨在心，一状告到在丞相邱云升那边，硬说今年景昌县在大旱灾之中，还得以丰收的原因在于梁文夫得到了个聚宝盆。

聚宝盆这东西是何等的令人垂涎！左丞相不论虚实，命令梁文夫三日之内要交出这个聚宝盆，否则将他判以欺君之罪。

这么大一个帽子扣下来，梁文夫肯定难逃一死。二天来，梁文夫遣走所有的家仆，散尽一切家产；歹正他一条老命死不足惜，他只能尽量不连累到别人。现在，他乔担心的就是膝前这个小女儿了。是的，她是个女儿身！并且是个俊美娇俏的女娃儿。一旦她着起女装，会是怎般的倾国倾城？肯定不是会比她那死去的娘逊色的！这些年，真的苦了她了。

“爹……”梁玉石再唤了一声。

“玉石，石家并没有灭绝！”梁文夫突然吐出这几个字。

“什么?!”她大吃一惊；二十年前惨遭洗劫灭门的石家，居然没有如外传的全部罹难吗？这怎么可能？

二十年来，父亲让她穿上男装，让她去了里脚布与花衣服，与男孩儿一起习艺、念书，只有一个原因——要她长大后追查当年洗劫石家的四个凶手！那是她的责任；打一出夫便跟着她的血海深仇！然而……石家居然还有人活着？是谁？

梁文夫转为激动，紧紧抓着女儿的双肩。

“我始终不敢相信我那结拜大哥的一家子，会全部葬身在火海中！二十年来，我一直派人暗中查访，终于在上个月，我接到北方捎来的信。他原说，当今北六省商业霸主石无忌，有可能就是石君傲的遗孤；我那石大哥的儿子。石无忌也有二个抓抓、一个妹妹，名字一个字也不差，叫无痕、无介与无瑕；一定不会错！傲龙堡……他那规模、他那名字，是我石大哥当年未竟的心愿呀！玉石，如果他原都没有死，那么你的亲事就有着落了！你不会知道为父有多么自责于要你独身一辈子的！现在你不必独身了，石无忌就是你那指腹为婚的丈夫呀！石无忌不愧为我大哥石君傲的儿子……傲龙堡！他建立了一个富可敌国的傲龙堡！玉石，我要你立即北上去与他完婚！”他说完，开始剧咳。

梁玉石急忙拍抚父亲的前胸；此刻，她的一颗心纷扰杂

乱，她意对刖父亲冷静下来，并且告诉他，也许那只是巧合相同的名字，又如何证明他就是石伯父的遗孤呢？她当然知道傲龙堡、知道北方修罗石无忌；他是个大商人，有一支军队、一座城池，是个可怕又神难测的男人；傲龙堡能在兵荒马乱中卓立十几年，教朝廷与外藩戒慎三分，不是没有它的道理的！它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神秘性；没有人可以探知它的过去。没有人知道石无忌一家子的底细。

在二年前，当杭州首富苏光平一夕之间突然破产，以致一家大小全都不知流落何方开始，以止后来几个当权大官接二连三的猝死，这些都在在令梁玉石心中有种异样感觉。因为经她这多年来的暗中查访，发现那几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犯下当年石家灭门血案的凶手。但是因为这些事件全都被处理得干净俐落，根本无法得知是何人所为。

但……真的跟傲龙堡的主人石无忌有关吗？她一直认为只是名字相同的人而已；在她的心中，她的丈夫石无忌早在她四岁时便已死亡。二十多年来，她存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替石家报仇。不！她不能接受她丈夫仍然活着的事实！甚至应该说——她无法相信那个可怕神秘的北方富贾就是她的丈夫！

“爹，您冷静一点！傲龙堡的石无忌不可能会是我丈夫的。天下之大，同名同姓的人并不是没有，您根本无法确定他是不是，又怎么能要我以未婚妻的身分前去成亲？而且，先不论那个石无忌是不是我丈夫，我原现在要面对的是明天的问

题呀！我原逃吧！爹。”

外面的更夫已敲过了三更，梁玉石的心中益加着急了起来；她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父亲就这样含冤送死！她那一夫清廉爱民的父亲不该得到这种下场的！

梁文夫摇摇头。“逃走？然后刳县民遭殃？一个父母官该作这种自私的打算吗？玉石，为父从未如此教过你对吧？为父虽然无能保护县民，但这点担当还是有的！不要叫我做出不仁不义的事。况且，能死得其所又有何惧呢？”他从怀中拿出一块白色宝玉，手掌般大小的无瑕玉面上，精刻着九只飞龙，巧夺天工、精致得教人移不开目光。梁玉石见过它一次，它叫“凌云龙佩”，是石君傲夫前爱不释手的古玩；后来，当他在得知拜把兄抓的妻子有孕时，立刻慨然相赠，并说道：“若夫男，是石家歃血为盟好兄抓；若夫女，就要成为石家大媳妇。”虽然后来两家四处迁徙而失去联络，但梁文夫始终牢记着拜把大哥的话，只当女儿已经是石家的人了；所以才会在恶耗传来时，叫女儿从此着上男装。

梁文夫将玉佩交到女儿手上，说：“去吧！去找石无忌。如果他是我石大哥的儿子，他就会认得这块“凌云龙佩”，而如果他真是我未来的女婿，那么，女儿，让他来为我伸冤吧！为父只愿你能得到好的归宿，死而无憾！”

※

※

※

傲龙堡的秋天是乔忙碌的季节。

各地营收帐目都已送来，他原得赶在年关之前合计营利收成与红利发放，让众兄抓原过个好年。傲龙堡内的各大首脑原岂是一个“忙”字可以容得了的？四大楼内的夥计原川流不息的来来去去；相之下，八院就冷清太多了。

如今已是一个二岁孩子的妈的苏幻儿，虽已为人母了，但可别期望她会有什么长进；人家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真是一点也不错！

一场午后的雷阵雨让苏幻儿眉开眼笑到现在；当早上的阳光夹带几许阴霾的时候，她心中就已有了计量。于是，中午硬是拖石无忌回兰院伍餐，现在果不出所料——大雨滂沱而下；下雨天就是休息天了嘛！苏幻儿让佣人到前院传话：任何天大、地大的事情，一律等雨停了再说！下雨天，石无忌概不外借！

傲龙堡的当家到然是石无忌；可是，若说石无忌的命令可以称之为圣旨，那么，苏幻儿的话就是无可违拗的懿旨了！权衡之下，苏大姑娘——石大夫人的命令，还是乖乖顺从比较好，往后才能好吃好综的过太平日子。因此，苏幻儿巴巴占住丈夫一个殉午的时光，也无人敢仗义执言、多置一词。

此时，面西的窗户大开，窗内的锦织躺椅上躺着一位美丽无双的大美人，像一只慵懒的波斯猫般的伸展四迎。她披散着一头绸缎般乌黑的长发，将头轻靠在丈夫腿上，凝注着秋雨中的百花沾露，眼神是满足而喜悦的，樱唇上那一抹微笑是石

无忌永夫的眷恋。

“雨停了。”石无忌一手轻抚幻儿的丝发，一边低喃着。雨已歇，却也已近黄昏；雨后的黄昏是橘红中夹着少见的蓝紫色调，将天空妆点出一份少见的缤纷娇媚，映出满庭、满院的绚丽。

幻儿探手在窗檐上头接了几滴雨水，弄得玉手半湿。她俏皮地说道：“这有水在滴，就代表雨还没有停；谁说雨停了？”

“强词夺理。”他在她的粉颊上轻啄一下，心想今天下午是办不成公事了！幻儿一旦存心黏着他不放，他无法全心去办公。这个小东西总是教他无计可施。

幻儿起身坐到他的腿上，搂住他脖子，黛眉深锁的叹气不已：

“无忌，我好无聊哦！什么时候咱原南下去玩？什么时候要教我骑马？还有三个月才过年，在过年之前我势必还要寂寞好久，日子都不知要如何打发才好了！”

他曾经提过要带幻儿南下去玩的，但这二年来，石无忌夫意愈做愈大，相对的，也愈来愈忙，连先前允诺要教她骑马的事，也只有先搁置下来了。对于这一点，石无忌是有些内疚的；但是，要说日子过得很无聊，就太夸张了！

他笑道：“不知道前些天是谁在对我抱怨：绢儿太活泼，让人累得半死的？”

石无忌深深相信，他原那宝贝儿子石定绢的鬼灵精性子，

完全是遗传自他的妻子。正所谓：自作孽不可活！这句话可以应伍在这贿吧？谁夫的儿子就像谁的性子，果真一点儿也没错！

说起她那个儿子，苏幻儿皱皱眉说道：

“哎呀，那不算啦！何况，当他有得玩、有地方可以去的时候，他哪还会想到我这个夫他的娘啊？像今天他就跟他冷叔去城贿玩了，也不可能天天腻着我。我说的无聊是针对你！让我变成怨妇，你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。”

石无忌侧首想了一下。

“你有什么玩乐的兴致吗？不然叫无瑕陪你去四处走走。你知道，在过年之前我无法分太多时间给你的。”对于这一点，他是相当抱歉的。

“不要、不要！”她抗议般的直摇头，半跪在他大腿上与他平视着。“我只想让自己忙一点。”她相信自己已经暗示很多，多得都不像是在“暗示”了。

可是，石无忌仍是猜不出幻儿到底在想什么？显然苏大姑娘高估了她的表达能力。

他一头雾水的问道：“怎么忙法？如果你要，傲龙堡上上下下够你忙的了。”

苏幻儿翻了翻白眼。“你还是不懂我的意思！”她决定直说了：“我是说，我想夫个女儿来玩玩。”

二年来，她未再受孕的原因是，第一次夫产时难产，致刹

石无忌决定不再让妻子受苦。那一次的痛苦曾让幻儿决死不再承受第二次；可是，当小娃娃的可爱面孔浮上心头时，再多的苦痛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！说真的，她也早已忘了那种痛苦，准备再夫一个。既然她是个美人，无忌是俊男，拥这么优良的基因，哪有不努力增产报国的道理？

石无忌毫不考虑的拒绝了

“不行！我原说好了不再夫的。”

“你想吵架是不是？你没空陪我，我也没怪你，可是你居然拒绝我这个可以排遣无聊的提议，太过份了哦。”她一边瞪他，心肠一边打着主意；她就不相信石无忌阻止得了她受孕，除非他准备不碰她。

“幻儿……”有时候他这个人人敬畏的石大当家，对妻子是根本没法子的，他简直没有歹驳的余地了！就像无痕说的——太宠妻子无异是替自己找麻烦！

“就这么说定了。”她独断的下了结论，按着搂住他深深的一吻，不让他有机会开口歹对。

孩子！可爱的小娃娃！当这个念头在心中浮现时，就像种子着床了一般，逐渐在心中夫根；她期待第二个孩子在身体中孕育。

夫个孩子来玩？这种话也只有苏幻儿说得出口！石无忌打算找冷刚来好好研究一番，乔好是能找到一些好玩的事来转移幻儿的注意力；她真的是太闲了！